

情感码头

永远的白家火塘

□ 北 雁

许多年前听村里某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城里分到了房子，便把父母接来小住一段，父母却说城市房子都是用钢筋水泥盖的，冬天住在里面出奇的冷，于是住不到几日就急忙回来，一种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”的态势，从此再不愿出门。

时过境迁，至今自己亦身居城市，而城市之大早已今非昔比。人流的聚集加之各种燃烧物的排放，一系列物理效应已使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热岛”。于是即便到了冬天，为生计东奔西走，似乎并不觉冷。可接到老人来住，不出两天就说城市太冷要回去。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让人心疼，只得赶紧找个休息日把老人送回去。乡下农村，一场阴雨便使得早晚冷如刀割。但一入夜，家家户户关好门窗燃起炭火，竟然全无了寒意。一时明白，老

人们冬日里最为期盼的，原来是一个暖暖的火塘。

老家位于洱海的源头，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份。千百年来各民族交融共生，休戚与共。于是各民族的日常起居便互相影响，趋于雷同。但白家的火塘和彝家的并不一样，彝家火塘常烧在户外，大家一起围着火塘，辅以酒肉歌舞，热闹异常，以致彻夜狂欢。白家人素来好静，喜欢一家人围着个木架上的铜火盆，燃着炭火烤茶聊天。确切地说，白族“三道茶”中的“雷响茶”诞生应该与之不无关联。

记忆中那一个个漫长的童年冬夜，全家人就喜欢围在火塘边，看电视、聊天、讲故事、说典故，直到夜深亦不知困。心细的母亲也常会把平日里收藏的大枣、干柿饼、白木瓜片拿出，放在一把小茶壶里兑上开水和红糖，放在炭火边煨着，待夜半诸物入味，便沏到装有半碗炒米的大碗里，热滚滚地一

碗一碗端给我们喝，焦香之中伴着几分酸涩清甜，实在是一种难言的美味。炭火边有时也会是一个土锅，里面炖着排骨或是腊肉猪脚，伴着芋头、山药、百合、荷包豆等山间土特产，睡觉之前来上一碗，实在是一份难言其美的宵夜。肉的鲜香伴着啧啧的咀嚼和呼呼的畅饮声，与其说是在品尝一种美味，还不如说是在享受一种母爱的滋味。

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得，但冬日里围着火塘，暖意上来，人就浑身自在，有时你就可以躺在靠椅上，并且直接把脚踩到火盆架上，浑身上下就都暖和了。晚睡之前，焐在一边的水壶里的水温正好，烫上一个热水脚，这一夜的睡眠才叫熨帖。

白家人素来好客，婚嫁丧娶、立碑竖柱、汤饼庆生，各种宴请礼俗繁多。宴会上，最不可或缺的还是大大小小的火塘。入夜，各种火塘会按照人的性格躁静或是与

主人的亲疏关系，依次从堂屋摆到后厨和场院。而火塘里的炭火也会因为主人的殷实程度而不同。当然最好的要数黄栗炭，火力强，无烟灰，耐烧。记得当年大祖爷去世，大伯特别吩咐孙辈里的两个人冒着雪的冷寒，用一天的时间驮回两驮子上好的黄栗炭。但人们有时也不会太计较，哪怕就是燃着木柴或是泡炭、碎炭，甚至炭灰，只要热闹够了，情意尽了，也便心满意足。

而也只有到了这样的宴会，许多想见而多年未见的亲人才可以聚到一块。人们围着火塘，推心置腹，互述衷肠。所以一个火塘，就是一份寄托，一种依恋，一种解脱。百话无根，正是夜半，话未说完，肚中已然辘辘，正巧主人的宵夜上来，汤圆饵丝、面条水饺，围着火塘，美美地来上一碗，一夜的安睡也才快意安适。

永远的白家火塘，白族人家永不流逝的团圆结、温馨结。

情景



收获季节

(尹云彬 摄)

随手拍



采茶

拍摄时间: 2017年9月2日 拍摄地点: 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坦村 作者: 夏传武

教育随笔

等待一株草成长

□ 朱 凌

那天女儿看电视时，看到片头的广告，她问我：“妈妈，一株草成长需要时间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需要啊，从它在土地里发芽的那一刻算起，等它长大，也是需要时间的。”女儿说的这个广告，我也时常看过，看了之后，也让我颇有感触。那就是一株草的成长都需要时间，何况是孩子，孩子的成长更是需要时间的。

只是现在作为家长的我们，却忽视了孩子成长所需要的时间。就拿我说吧，我总认为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之慢。我会嫌她做作业慢，嫌她穿衣服慢，嫌她走路慢。有时就连她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都嫌她无法将一件事情快速地表达清楚。

我们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高速的时代，仿佛做任何事情，只要是与慢沾边了就是没用的表现。直到有天女儿哭着对我说，她从来没有感受到我爱她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愣住了。女儿哭得很伤心，那是在一个上着学的清晨，我因为她洗脸慢而责备她时，她大声地哭了起来。

女儿说我总是嫌她慢，可她已经在尽力在提速，她还说她只有这个能力，只能这么快，再快她都要累死了。女儿的一句累死了，让我一下子心疼起来，我不由得想起头天晚上做作业的情形，一篇八百字的作文底稿，我要求

她在二十分钟内抄完，女儿抄得很辛苦，可即便如此，二十分钟后，她依旧还有两个自然段没有抄完。

那一刻我又毛了，对着她发起火，女儿不吱声，不停地抄着，直到将作文抄完。事后我见她不停地在甩动着自己的右手，她说手抄得好酸，如果我多给点时间，她就不会这么累了。当时我还振振有词地对她说，不是我不给她时间，而是她的效率低，此时想想，我的确有做得不妥的地方。

也就在那天，女儿问了我关于一株草成长时间的问题，让我陷入到了思考之中。是啊，一株草的成长都需要时间，可是我们的孩子呢？为什么我不肯多给孩子一点时间，为什么在孩子做作业慢的时候，我一个劲地指责她，而不是与她一起去寻找问题的所在。

我想我该试着去改变自己，改变对女儿的态度。虽然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但并不是说凡事都只讲求快。许多东西都是需要用时间去沉淀的，哪怕是做一餐美食，如果火候不到，也是难以品尝到美味的。这个道理以前虽然也明白，但直到此时，我方才有着更深的感悟。

且让我从现在开始，改变以往只求快的毛病，多给孩子一点时间，只是为了能让她更好地成长，在属于她的年龄段做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而不是一味地拔苗助长，那样只能是适得其反。

私房话

把生活做成美味面包

□ 王国梁

看到一句话，大意是说：美味的面包很好吃，大家都喜欢，可是如果你吃成为面包之前的生面粉、生鸡蛋，你一定会觉得难以下咽。

我们吃下去的美味面包明明就是生面粉、生鸡蛋做成的，但味道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把原材料烹制成面包，味道才会变得香甜可口。其实生活也一样，生活的味道如何，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做。有人做出的面包松软香甜，有人做出的面包却干硬无味，完全在于你是否用心去做。

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生活原材料都差不多。即使你与别人生活境况、所处环境有很大差别，但生活赐给我们的东西都是相似的。生活是公平的，无论你是身份显赫、位高权重，还是出身贫寒、平凡卑微，每个人每天都拥有24个小时，每天看到同样的日月星辰，生活都会赐给每个人酸甜苦辣咸等调味品。

即使有的人看似风光无限，也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和酸楚；即使有的人看似处境艰难，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幸福和甜蜜。并且，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是动态的，环境千变万化，世事复杂难料，生活波折起伏，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一条起伏的曲线，有顶峰，也有低谷，有顺境，也有逆境，没有谁能逃脱生活的规律。

所以说，我们拥有的烹制生活面包的原材料相似：同样的一天、同样的日夜晨昏、同样的喜怒

哀乐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如何体验和感受生活的味道，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。

把生活做成美味的面包，需要把生活的原材料以及各种调料优化整合，巧妙搭配，再加上精心的烹制过程，就可以做出香软诱人的面包。

有的人拥有一双妙手和一颗慧心，能够把看似枯燥无味甚至有点苦涩的生活加工成美味的面包。没有谁的生活永远丽日晴空，没有谁的日子永远拥有快乐甜蜜。风雨来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份好心情。苦涩的日子里，多用甜美的味道来中和一下。我很欣赏一个朋友的做法，她在遭遇离婚之后，没有沉溺在痛苦中，而是用工作和学习来充实自己。生活赐给她苦涩的味道，但她能用更多的甜味来把苦味冲淡，做出美味的生活蛋糕。

还有个朋友，相信生活需要“做豆腐原则”。做豆腐，做硬了卖豆腐干；做稀了卖豆花；太稀了卖豆浆；豆腐卖不出去，放几天卖臭豆腐；还是卖不出去，就让它彻底坏了卖腐乳。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有一千个快乐的理由，总能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来。

生活是自己的，你只要拥有乐观的心态，就可以掌控生活的味道。幸福需要的是一个用心酝酿的过程，把平淡无奇或者无法下咽的原材料，烹制成美味可口的面包，人生就会成为一场属于自己的盛宴。

生活笔记

那一年，下了场大雪

□ 杨秀春

下雪了！下雪了！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冬天，早晨起床，特别的冷，意外地发现窗外白茫茫的一片，我瞪大了眼睛使劲看着窗外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在电影、小说里才有场景居然在我的身边发生了。那一天，我迎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大雪。

穿戴好，背上书包，踏着脚下叽叽嘎嘎作响的冰雪，顶着空中还在飞舞的雪花，嘴里哼着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歌曲，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，但我想唱，想大声地唱。坐在教室里，我的心却一直在窗外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、窗外树梢上挂着的千万条冰柱，地上厚厚的、像绒毯一样的白雪，我好想站在雪地里静静地看雪花从空中飘落下来，静静地听雪花飘落的声音；我好想轻轻地摸一摸那晶莹剔透的雪片，感受那种冰凉的感觉；我好想同伙伴们模仿着堆一个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可爱的雪人，为她插上一个红鼻子、戴上一顶五彩的帽子、再穿上一条花裙子；我好想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听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；我好想和哥哥姐姐在雪地里打雪仗……叮铃铃，一阵铃声将我惊醒，下课了！我一下冲出教室，奔向那一片雪地。

终于，放学了。一出教室门我和伙伴们欢笑着冲向雪地，在雪地里追逐着，嬉戏着，打着滚，笑着，叫着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亲身经历过下雪，后来听70多岁的老人说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下雪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到了路口，我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，我加快步伐，我要赶快回家和哥哥姐姐一起分享这美好的时光。

雪越下越大，地上的积雪更厚了，脚踩在地上有些吃力。我一路哼着歌一路往回走，快到小树林时，远远看到地上倒着一棵树，树枝横

穿马路长长的伸到了马路外，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树干上，走近才看清原来是一大枝树枝丫断了。我转身四下里看了看，没人，我伸出手试了试，树枝动了动，为了不影响行人走路，为了帮家里添点柴火，为了烤我爱吃的烤洋芋，我决定将大树枝拖回家。我撸起袖子，抓住树干，扛在肩上，使出全身的劲，吃力地拖着大树枝一步步往回走，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凌乱的痕迹。大树枝压在我的肩上使我喘不过气来，路越走越难走，我的脚踩在雪地上就像踩在了棉花上，我开始眼冒金星，但我必须坚持，我要将大树枝拖回家，妈妈一定会高兴的，我多迈出一小步，离回家的路就少了一步。坚持！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。摔倒了，我挣扎着从雪地上站起来，重新将大树枝拉回到肩膀上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唉，我走不动了，这次真走不动了！这树枝太长，太重了，比弱小的我长出了几倍，重了几倍。我好想有人能帮帮我！没有，那就歇一歇。

终于，到家门口了，我拼出全身的劲大声叫着妈妈哥哥姐姐。妈妈来到门口，看到我脸色煞白、头冒虚汗、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，有气无力地拖回一大枝树枝斜倚在家门口，妈妈张着口顿住了，等反应过来忙叫哥哥们来帮忙，妈妈来到我跟前，摸着我的额头，说“这么重的树枝你是怎么拖回来的？你真傻，家里的柴火还多，你不用管的，你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，真难为你了。可累病了咋办，真是傻孩子！”我倚靠在妈妈的怀里，感觉好温暖、好幸福，听着妈妈的唠叨，渐渐睡了过去。

那是1983年春节前，宾川坝子里下的极罕见的一场雪，那年我10岁。那是艰苦岁月里，我的五彩童年中，记忆很深的一件事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童心童画



滑雪

作者: 张 扬 宾川县传传美术培训学校 6岁